

足球，一个难圆的梦

记得是在读六年级的时候吧，小城西华突然兴起了足球热。学校里沸沸扬扬，要组织校队，准备参加不久就要举行的全市中小学生足球大赛。

说实话，对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西华人来讲，足球几乎还是一项全新的运动。别的不说，单讲我们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体育课，就从来不曾见过足球这玩意儿。它那只能用脚不能用手的奇怪规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因此，当学校号召报名时，我也同其他同学一样，跃跃欲试。不过，在听说报名的人必须要有一双自己的球鞋时，我却泄气了。那时所谓的“球鞋”，还不是今天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球鞋，而是与“解放鞋”颇为类似，俗称“胶鞋”的东西。说来难以令现在的青年人相信，我们那时穿的，大多都是家里做的布鞋，能穿胶鞋乃至皮鞋的一个班上没几个人。再加上人顽皮一点儿，脚上的鞋常常穿得虎口大开，成了“鳄鱼”牌的鞋子，几个脚指头一齐露在外面，鞋帮勉强连住脚跟，连走路都尚感困难，遑论踢球！而我当时的家境，是绝不可能让父亲专门为我踢球而去买一双胶鞋的。于是，只有望球兴叹。足球，成了我难圆的梦。但我对足球的喜爱，反倒更加强烈了。

不能踢球，那就看吧。那时的体育场，可是个热闹的场所，几乎每天都有人在那里踢球、练球。这时我已升入实验中学，学校离体育场近，每逢课外活动就跑到体育场去看人



丽江之行

此次陪妈妈去云南丽江参加同学聚会，我们一行五人，我和妈妈及妈妈的三位同学，我们的第一站是成都，又由成都坐飞机飞往丽江。

妈妈有一个同学在丽江，那几天我们就住在他经营的一家旅馆。

同学聚会也被安排在这家旅馆，当晚，聚会很热闹，零点以后大伙才散去，各自休息。

第二天，我们乘车来到了丽江著名的大理古镇。

丽江有三座著名古镇，分别是大理、束河和白沙。大理古镇就是人们俗称的丽江古城。

走入古城不久，我听到一阵清脆悦耳的敲击声，循声走去，发现好多制作银饰的店铺，虽古色古香，精美华丽，但让我感受到浓重的商业气息，并不是想象中“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到了被誉为“一座土司府，半部民族史”的木府。丽江古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而木府则是丽江古城的“大观园”，内部宫殿雄伟壮观，真可谓“宫室之丽，拟于王室”。遗憾的是真正的木府已毁，现在人们看到的只是根据文献记载重建的。

离开木府，离开大理古镇，我们冒着大雨走入了丽江另一座古镇——束河。

虽到了束河，但雨一直下，没办法我们躲进一间酒吧待了一个下午，这令我十分遗憾。

晚上我们回到大理，欣赏歌舞表演《彩云飞歌》。

茶马古道的苍凉厚重、女性文化的神秘莫测、车巴文化的独秀天下、纳西古乐的独特魅力，尽在这场大型民俗风情歌舞中

家踢球，有时自己也跟在场边混几脚过过瘾。至今记得的，仍有那么两次。一次是我校与二中的冠亚军争夺战。当时的二中教头，就是如今已成为周口市体育局局长的张宁华先生，而我校的教头，则是曾在大学时代担任校队门将的丁维东老师。那真是一场空前酷烈和艰辛的比赛。天空下着细雨，球场上一片泥泞。球一落地几乎就不会滚动，脚下却奇滑，双方队员在泥浆里滚爬跌撞，弄得浑身是泥水。结果，我校以一球之差痛失冠军宝座。前两年与张宁华先生偶然谈起那场比赛，他竟出人意料地告诉我，他自己并不会踢球，而是全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挥、执教，弄得我愣了好一会儿又忍不住失声大笑。还有一次是2007年夏天。一天突然听说河南省足球队途经西华，将与驻军的陆军某部在体育场踢一场表演赛。这消息顿时轰动全城。许多单位特地为此放了一天假。摩肩接踵的人们，宛如过节一般，喜气洋洋地挤在体育场的路上。源源不断涌来的人把体育场挤得水泄不通，几无立锥之地。结果，比赛终因观众太多无法举行而不得不宣布取消。就这样，一场高水平的比赛与我们失之交臂，未能让我们一饱眼福，令人懊恼不已。

终于有一天，通过一方小小的电脑，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各种高水平的足球赛了。这时，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自然成了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不过，对我来说，世界杯最令



人惊心动魄的，还不在那波澜壮阔的三十二强大决战，而是在烽烟四起、令人焦躁不安的分区外围赛。作为一个中国球迷，看一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足球赛，就像是喝一杯味道纯正的低度酒，口感虽好，却总觉得缺乏劲头，不够刺激。虽然中国队的表现总是令人伤心失望，但我们总愿以一种参与者的心态，含着悲痛的泪水，去跟它一起共同经受和体验那些令人提心吊胆而又焦躁不安的日日夜夜。我们为中国队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功而欢欣鼓舞，也为它一次次冲击世界杯的失败而痛心疾首，沮丧哀伤。尽管如此，在我和许多中国球迷的心中，始终埋藏着一个深深的期望。

啊，足球，我心中的这个难圆的梦……

(杨亚爽 西华县叶埠口乡坡杨村)

童年趣事

在有关童年的记忆里，自己书包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的弹珠、纸面包、纸飞机……

放学的铃声响过，我们三五成群，围在树荫下，找一片平整的地面，把弹珠放在地上，用脚踩出或用砖砸出一个小圆坑来，然后在离圆坑四五米处画上一条直线，大家都站在外面，手里拿着弹珠往小圆坑里弹，弹到小圆坑里后，用大拇指再把弹珠弹出去，撞到别人的弹珠就算赢，撞到的那个珠子就归你了。你可别小瞧这个游戏，它可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没一定的水平是赢不了别人的。

当然弹珠不止这一种玩法，还有一种玩法，就是用树枝画一个大小适中的圆圈，三五个小朋友，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弹珠放在里面，五六个人或更多，在离圆圈四五米远的地方，画一条线，大家都站在线外，一致向圆圈内弹珠子，谁的弹珠离圆圈最近，谁就先用自己的弹珠去撞击圆圈里的弹珠，如果你的水平高，圆圈里面你的弹珠就能赢得回来，否则你要倒霉了，只能眼看着圆圈里面的弹珠被别人拿走。所以，我们小的时候谁赢的弹珠多，谁就是“大哥”。我很惭愧，一直弹得不好，只能做别人的“小弟”。

弹珠玩累了，我们偶尔也会砸面包。用书纸或作业本，叠成纸面包，正方形的居多，也有三角形的。站在平整的地面上，手拿面包，用力向地面上的别人的面包砸去。

有时候我们也会玩纸飞机，用书纸叠成飞机，小伙伴们站在一起，比试谁的飞机飞得更高，飞得更稳。每次看着自己的纸飞机向上飞的时候，真希望它能一直飞，一直飞，不要停下来，最好自己也能坐在上面。遗憾的是，它只能在空中飞那么几秒钟。

那玩弹珠、砸面包、扔纸飞机的童年趣事，至回忆起来仍心向往之，可童年就像东流之水，一去不返，留下的只有那无限美好的回忆，偶尔在心里荡起一层层涟漪，让自己聊以慰藉。

(梁玉杰 东新区许湾乡政府)

灭蚊记

睡至半夜，被一蚊扰，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遂起身，开灯，四处寻之，大有不取尔性命不足以泄心头之恨之态势。

吾虽老眼昏花，怎奈志在必得。君不见时至深夜，一蓬头乱发女子恍恍惚惚睁开睡眼，屏气凝神，蹑手蹑脚，唯恐惊了扰我清梦的罪魁祸首。经吾一番搜寻，终至角落处发现蛛丝马迹：那厮稳稳伏在床内侧的白墙之上，黑白甚是分明，大有酒足饭饱之相。吾心一阵窃喜，顿时杀气腾腾：汝吸吾血，吾取汝性命，一报还一报，未为不可。于是，伸开如来神掌，似有千军万马压境，黑压压从天而降。只听得一声巨响，于深夜尤为清晰。心中暗想：如此一来，此等小辈的性命必将不保。我只待鸣金收兵，大唱凯旋之歌，重返梦乡即可。

于是，欣欣然瞪大双眼，翻开手掌，目之所及竟让人大跌眼镜；哪里还有踪影，早已逃之夭夭。心中狂喜顿时全无，跌坐床头独自叹气。细细分析失败之原因，恐声势过大所致。吾须调整对策，看准目标，快速出击，争取一举拿下。

复起身，继而苦苦觅之。忽然眼前一亮，发现一可疑黑点，待偷偷靠近之，一肚腹滚圆之货色，必是先前逃走那厮。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心中杀机再起。此次相搏，必要分个你死我活！复屏气凝神，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想尔再难逃我如来神掌。说时迟，那时快，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泰山压顶之力袭向目标。少顷，复翻手掌，果见一摊血迹，那厮早已是一缕香魂作烟消云散状了。

如此颠倒反复，吾早已是精疲力尽，心想不如睡去。回头再看战场，已是死寂一片，唯留一摊殷红。不禁思忖：吾之血？蚊之血？抑或爱玲笔下之血？似知，似不知。世间事，岂可事事有定论，我等才疏学浅之辈，必不得知，且睡去！

于是，起身，下床，点一蚊香，轻松而卧，诸人诸事皆抛之脑后。吾乃俗人，只做俗梦去，唯愿浑浑然一觉到天明罢了。

(朱新瑞 周口八一路一小)

爱不分贵贱

又是一个周末，女儿求着我陪她去游乐场。我想，忙了一个星期了，女儿也休息了，何不领她去放松一下呢！

游乐场真是孩子的天堂，许多孩子在这里尽情释放着他们的激情，发挥着他们的想象，挑战着他们的极限。听着孩子们开心的笑声，父母也在一旁满足地笑着。

热了，累了，渴了，女儿让我给她买冷饮。对于这个一贯被我娇宠的女儿，我很是顺从，便拉着她往冷饮店走。快到冷饮店的时候，女儿突然停止了脚步，转身对我说：“爸爸，给我两块钱。”我一边满足于女儿才五岁就能自己买东西的做法，一边给她拿出了两块钱。女儿从我手里接过钱后，飞快地跑往另一个方向。我惊讶了，女儿这是干什么呢？我很快追了过去，却发现女儿并没有去买东西，而是直奔一个行乞者。那行乞者又老又脏，蜡黄的脸上满是沧桑，额头的皱纹如干枯的树皮，手臂宛如一截儿枯木，手边放着一个破旧的饭碗。

女儿跑到他面前，伸出稚嫩的小手拉起那只肮脏又消瘦的手，把钱迅速塞到他的手里，又紧紧地握了握，轻声说：“老爷爷，您拿好。”行乞者满脸感激，连忙向女儿说：“谢谢，谢谢你，小朋友。”然后，我见女儿伸出手放在背上，右手放在胸口，轻轻地鞠了一躬，说：“不客气。”

刹那间，我觉得女儿很伟大。在大人们看来，社会上的那些弱势群体固然有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的原因，但人们早已经习惯用冷漠对待一切，对于行乞者即使有些给予，也是一种施舍，而内心没有被任何世俗沾染的孩子才懂得人是平等的，人人都有尊严。在他们心里，爱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他们只懂得弱者需要别人用心去关爱，而不是施舍，更不是嫌弃。

在回家的路上，作为奖励，我给女儿买了冷饮，但由于太累，她没喝完，就坐在车上睡着了。看着熟睡的女儿，我也轻轻地向她说了一声“谢谢”，因为，是她教会了我在生活中该如何对待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郭西开 淮阳外国语中学)

《百姓写手》稿件请投至电
子邮箱：zkwbbxxs@163.com，
以不超过800字为宜。